

俄罗斯灵魂

白

银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别尔嘉耶夫 文选

陆肇明 东方珏 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忱

学林出版社



俄罗斯灵魂

白
银
时
代
俄
国
文
丛

别尔嘉耶夫
文选

陆肇明 东方珏 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学林出版社

白银时代俄国文丛(第二辑)

主编/郑体武 策划/唐继无 周 忱

俄罗斯灵魂

——别尔嘉耶夫文选

作 者	[俄]尼·别尔嘉耶夫
译 者	陆肇明 东方珏
责任编辑	曹坚平
封面设计	王晓阳
出 版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68461 传真:63768540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 万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5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16 - 628 - 9/I·225
定 价	15.00 元

编辑说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其中包括中国读者熟知的文豪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塞宁、勃洛克、蒲宁等,也包括近年来在俄国被重新发掘和评价的别尔嘉耶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洛扎诺夫等,他们在文学创作、文艺理论、哲学思想、宗教研究等广泛的人文领域,贡献了一批卓越不凡的精品。这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期,与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相辉映,被文学史家、文化批评家称之为“白银时代”。

“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在过往的历史时期,“白银时代”作家的作品大多被禁,它们的“开禁”在俄罗斯也是近些年的事,然而一旦开禁,便立即引起了广泛的重新阅读和阐释的热潮。

本文丛收入随笔、自传、回忆录、书信集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尽量多侧面地展示“白银时代”作家的本真面貌及其艺术与思想的丰富性。

正像诗人勃洛克所预言的,上个世纪之交的“艺术作品始终像它应该的那样,在后世得到复活,穿过拒绝接受它的若干时代的死亡地带”。

当然,本文丛的推出,也旨在重新唤起中国读书界,对于俄国著作的阅读兴趣。

中译本序

别尔嘉耶夫是“白银时代”俄国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国读者对他并不陌生,近年来,已有两部他的著作的中译本问世(《俄罗斯思想》和《自我认识》),并引起我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我们这里推出的《俄罗斯灵魂》,应该是他的第三个中译本。为了便于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下面先对别尔嘉耶夫的生平和主要思想作一简略的介绍。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1874 年生于基辅,贵族出身,曾遵父命就读于当地一所武备学校,但不久即退学。从小爱好哲学,十四岁遍读叔本华、康德和黑格尔。1894 年考入基辅圣弗拉基米尔大学,随即迷上马克思,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都把马克思视为天才”。别尔嘉耶夫生就一副叛逆性格,大学期间,因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而被开除和逮捕,并流放外地。流放期间,他又变成一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康德和费希特的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很快他又意识到,这种企图是不现实的,于是他彻底转向唯心主义。

1898—1901 年,别尔嘉耶夫与谢·布尔加科夫交往密切,在共同经历了新的精神危机之后,皈依教会。1904 年,别尔嘉耶

夫迁居彼得堡,先后担任《新路》和《生活问题》两份杂志的编辑,与梅列日科夫斯基、洛扎诺夫、维·伊万诺夫、索洛古勃、勃洛克、勃留索夫、别雷、舍斯托夫、弗兰克、列米佐夫等“白银时代”的一大批文学和哲学精英合作,并首先倡议在彼得堡建立宗教哲学会。1911年出版《自由的哲学》,1914年出版《创造的含义》。这是别尔嘉耶夫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对二月革命,别尔嘉耶夫表示理解和欢迎,但对十月革命,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其政治上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他又否认其精神上的合理性。1918年,别尔嘉耶夫发表《不平等的哲学》,在宗教哲学层面对十月革命予以反思。

1922年,别尔嘉耶夫侨居柏林;1924年迁居巴黎;次年创办《道路》杂志。1931年出版《论人的使命》,对他整个哲学体系的两大核心概念——“自由”与“创造”的关系做了深入系统的论述。1946年出版《俄罗斯思想》,1948年病逝于巴黎近郊。

成熟期的别尔嘉耶夫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他自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儿子”。此外,他还有一个思想源,这便是17世纪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伯麦。

别尔嘉耶夫是位宗教哲学家,但远离正统,说他是异端并不为过。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说他是一个“信仰上帝的自由思想者”。有人说,假如别尔嘉耶夫生在中世纪,肯定会像布鲁诺那样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话不是没有根据。宗教哲学向来限于神正论(即论证上帝是存在的),而别尔嘉耶夫的注意力却在人正论——他把为人辩护当做己任。在这方面,《自由的哲学》(1911)是其代表作。

别尔嘉耶夫反对革命。他认为,任何革命都意味着灾难、动荡、失败。成功的革命是不存在的。无论革命胜利与否,其后果都是一样的:经济衰退,道德沦丧。革命天生反个性,革命的主

导因素是无个性,这是天灾,跟流行病和火灾没什么两样。所有的革命都以导致反动而告终。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愈烈,反动愈甚。但反动并不等于退回到旧的生活,而是将诞生一种新的、第三种类型的东西。法国大革命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催生出了强大的天主教和浪漫主义运动,而这场运动又催生出 19 世纪的全部思想。德·梅斯特尔比罗伯斯庇尔重要。

别尔嘉耶夫是保守主义和贵族主义的拥护者。保守主义维系着各个时代之间的联系。真正的保守主义是永恒事物与短暂事物之间的斗争。保守主义的宗旨不是要阻碍上升和前进,而是要防止下滑和倒退。至于贵族主义,这就是说,要实行精英政治,让优秀人物管理国家。自开天辟地以来,少数人掌权一直是天经地义的。关键要看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世上只有两种政权类型——贵族统治和庶民统治,即优秀的人掌权和低劣的人掌权。政权的更替其实就是一种少数取代另一种少数。别尔嘉耶夫对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持激烈的否定态度。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是民主制度的继续。社会主义不是解放劳动,而是摆脱劳动。可实际上人们应该做的恰是扩大生产,而非财富的再分配。

《俄罗斯灵魂》由《俄罗斯的命运》和《在新时代的门槛上》两个部分组成。

《在新时代的门槛上》是别尔嘉耶夫晚期著作。翻开这本文集,我们立刻会感到一股非同寻常的当代气息扑面而来。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唯有精神事件不会受到时间的制约。柏拉图、释迦牟尼、帕斯卡、尼采、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永远是当代的,因为他们说的和写的都是永恒的精神问题和真理。而社会的变化——稍纵即逝,昙花一现。在社会生活中,有这样的不变数,能令时间对之无可奈何。这便是:精神与

力量,权力与自由,个性与社会,民主与集权。”

作为一个基督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清晰地表述了古往今来无穷无尽的一切生活悲剧的实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最高真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世界的命运与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命运问题,始终困扰着别尔嘉耶夫。对这位思想家来说,世界遭到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他写作《在新时代的门槛上》的时候:仅在20世纪上半叶,人类就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劫难,两次革命的惨痛洗礼,自由丧失,谎言当道,精神沦落,个性泯灭。面对此情此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不发出绝望的悲哭。但别尔嘉耶夫并没有在绝望中彻底消沉,不能自拔,因为他对生活的改造和人的灵魂的改造充满信心。

别尔嘉耶夫认为,探寻和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失败是哲学家的首要职责。在此,别尔嘉耶夫所遵循的逻辑前提不容忽视。基督教乃是一种保护和拯救历史与人的力量。既然世界上和历史上要发生启示录式的恐怖和震荡,那就意味着,首先要检讨的应该是基督徒的罪责。就是说,基督教在历史上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尽到保护和拯救的职责。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别尔嘉耶夫才写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来阐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失败”。

别尔嘉耶夫向基督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既然世界上邪恶横行,这就是说,基督教和基督徒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崇高使命,没有实现上帝关于人与人类的崇高构想。别尔嘉耶夫深切地感到,上帝关于人的构想与这一构想在历史上的实现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因此,他认为有必要不断批判“历史基督教”,“历史感悟”。不言而喻,基督教在世界上和历史上的命运,是

《在新时代的门槛上》的主要论题。

《在新时代的门槛上》与别尔嘉耶夫的另一部晚期著作《真理与感悟》一样,表达了作者坚持的两个基本思想:其一,当我们要克服“观点”时,我们需要一种超级综合,也就是斯捷普恩所说的“一种新的视觉在我体内觉醒,于是我的眼睛开始依稀看到从任何合乎逻辑的观点都无法看见的东西”。对别尔嘉耶夫来说,所谓“观点”,其实是一种障碍,一种遮蔽,会扼杀“活生生的生命”,非但不可取,而且极其可怕。不难理解,对作者的许多思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坚信某种“观点”的读者也许会难以接受。其二,别尔嘉耶夫确信精神(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的理性机制存在致命的缺陷,而超理性的信仰则具有拯救生命存在的能力。《在新时代的门槛上》字里行间充满了这种对信仰、对信仰所具有的超世界的拯救力的信心与期待。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信仰是拯救人与人类的唯一出路。

如果参阅一下别尔嘉耶夫前期的一些著作,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别尔嘉耶夫所关注的社会思想范畴仍一如既往:我们重又遇到世界纷争,精神与最高价值遭到粗暴践踏(《精神与力量》);现代文明与“生活的精神中心”日益脱节(《社会变革与精神觉醒》);“公社性的”俄罗斯与丧失了个性的、机械的西方文明的对立(《俄罗斯意识中的个性与村社性(公社性)》);关于自由是人的义务(《说自由之难》),等等,这些对别尔嘉耶夫来说,都是传统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一贯精神是该书的首要优点。

战争也好,革命也罢,无论怎样的世界动荡,都不能遏制思想家的精神追求,都无法改变他对凌驾于人的灵魂之上的独裁与暴力的厌恶:“世界上任何权力,哪怕是圣徒的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无权批准对精神实行专政,即使在对经济和政治实

行专政的情况下也不能这么做,经济和政治上的专政并不是正常和合乎愿望的体制,但有时却是一种不幸的必然。精神上的专政,对创造、思想和言论实行专政,则不是必然,而是一种恶……”(《说创造的自由和灵魂制造》)在《俄罗斯与世界新时代》中,别尔嘉耶夫道:“而精神自由,即良心、思想、言论和创造的自由具有绝对性,它不取决于恺撒王国,而取决于神的王国。”

别尔嘉耶夫堪称一位无所畏惧和无懈可击的骑士。他的骑士精神,不屈不挠精神,更多地还表现在另一方面。以别尔嘉耶夫的思想背景,在俄罗斯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震荡之后,他是完全有可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采取敌视态度的。然而,从《在新时代的门槛上》来看,别尔嘉耶夫并不是这样。无论我们站在怎样的立场,都不能不承认,别尔嘉耶夫确实具有透过具体历史现象洞穿事物本质的超人才能,他的很多说法确实有令人耳目一新和耐人寻味之处。这位思想家感兴趣的是未来的时代、未来的俄罗斯、未来的世界。他认为,如果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团体对抗世界所面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将是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情:“需要的不是害怕共产主义,不是结成反共产主义的战线,这种战线必然会变成法西斯战线;需要的是促使共产主义基督教化和唯灵论化,同时承认其正面的社会真理。”他断言,“共产主义就其思想而言,来源于基督教,而且在过去它也通常被涂上了宗教色彩。只有丧尽天良的人才认为资本主义更符合于基督教”。

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的未来——自成一体的创造性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技术进步、市侩气和现代文明将导致的精神萎缩和其他危险。但他相信,俄罗斯会经受住考验,她不会在美国文化的人侵面前束手就擒,她将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想象俄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会前所未有的增

长,会出现新型的、美国型的文明,具有技术优势,沉醉于俄国人民过去所没有的世俗福利之中。但我们的意志应该指向创造另一种未来,在这种未来中,社会问题将得到公正的解决,而且俄国人民的宗教使命将得以显露,俄国人民将继续忠于自己的精神实质。未来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取决于我们的精神努力。”

在此,有必要指出,别尔嘉耶夫的出发点始终是基督教的。对他而言,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在对人与世界进行社会和精神改造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基督教。

别尔嘉耶夫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精神改造一新的人才能“精神地、社会地、自由地”在人间和天国找到安身之所。人面临着完成精神革命的任务。别尔嘉耶夫深信,这场精神革命一定会到来,但它不会也不应该带来社会动荡、灵魂沦丧和全球性灾难。

对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对战争与革命的根源,对历史与人类存在之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是别尔嘉耶夫毕生的主题,也是《俄罗斯的命运》关注的焦点。

《俄罗斯的命运》跟《在新时代的门槛上》一样,也是一本论文集,内收别尔嘉耶夫写于1915—1917年间的28篇文章,有“俄罗斯民族心理”、“民族性问题——东方与西方”、“民族灵魂”、“战争心理与战争含义”和“政治与社会性心理”五个主题,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该书的立意所在。作者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分析和探讨,也许是书中最令读者、尤其是我国读者感到兴趣的部分,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颇多启发。

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就其灵魂结构而言属于东方民族,俄罗斯是中和了一切西方思想的基督教的东方。他的观点与斯拉夫派相左,认为俄罗斯历史的发展不是有机的,而是时断时续和多灾多难的,是通过诸如文化转型的方式进行的。俄

罗斯灵魂的极端矛盾性是由其内在的东西方两种不同因素的斗争决定的。俄罗斯人身上保留的自然和本性的东西比西方人多,这是俄罗斯地域的广阔使然。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宗教质素表现在这样一些特性中,如牺牲精神、禁欲主义、对超验的执著、对另一世界的向往。世界观的大一统性,弥赛亚思想(即救世思想),对人类命运的忧患和气质上的双重性,是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显著特征。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既是国家主义者,又是无政府主义者。类似的极端性也表现在革命当中:它不仅仅是按马克思学说进行的,也是按斯捷潘·拉辛方式进行的。民族意识的这些特性,如容易导致极权主义的大一统性和救世思想,正是国家主义的沃土。如此,别尔嘉耶夫不但准确地抓住了民族心理和民族思想的根源,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革命本身乃是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观点,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十分新鲜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这里提供给读者的《俄罗斯的命运》只是一个选译本,但别尔嘉耶夫的许多基本思想观点,应该说,在此还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的。

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和“白银时代”的许多作家和思想家一样,是80年代末期才开禁的,并很快在俄罗斯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别尔嘉耶夫热”,对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哲学界和思想界影响巨大。对于他的思想,我们当然不会不加分析地接受,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予以应有的重视。

郑体武

1998年8月26日于上海

目 录

中译本序	郑体武 (1)
------------	---------

俄罗斯的命运	(1)
--------------	-----

俄罗斯灵魂	(3)
论俄罗斯灵魂中的“永恒—村妇性”	(31)
战争与知识分子的意识危机	(44)
黑葡萄酒	(50)
亚细亚的与欧罗巴的灵魂	(56)
论空间对俄罗斯灵魂的统治	(62)
中央集权制与民族的生活	(68)
论神圣与正直	(73)
俄罗斯人对待理念的态度	(80)
民族性与人类	(89)
民族主义和弥赛亚主义	(97)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105)
斯拉夫主义和斯拉夫理念	(112)

俄罗斯的和波兰的灵魂	(120)
社会生活中的词语与现实	(127)
民主制度与个性	(134)
 在新时代的门槛上	 (141)
 前言	 (143)
精神与力量	(146)
人道主义之路	(160)
世界纷争与基督教	(169)
社会变革与精神觉醒	(176)
俄罗斯意识中的个性与村社性(公社性)	(186)
过去之权力和未来	(205)
说自由之难	(210)
说创造的自由	(215)
说创造的自由和灵魂制造	(223)
萨特和存在主义的命运	(231)
俄国与世界新时代	(242)

俄罗斯的命运

东方珏 译

